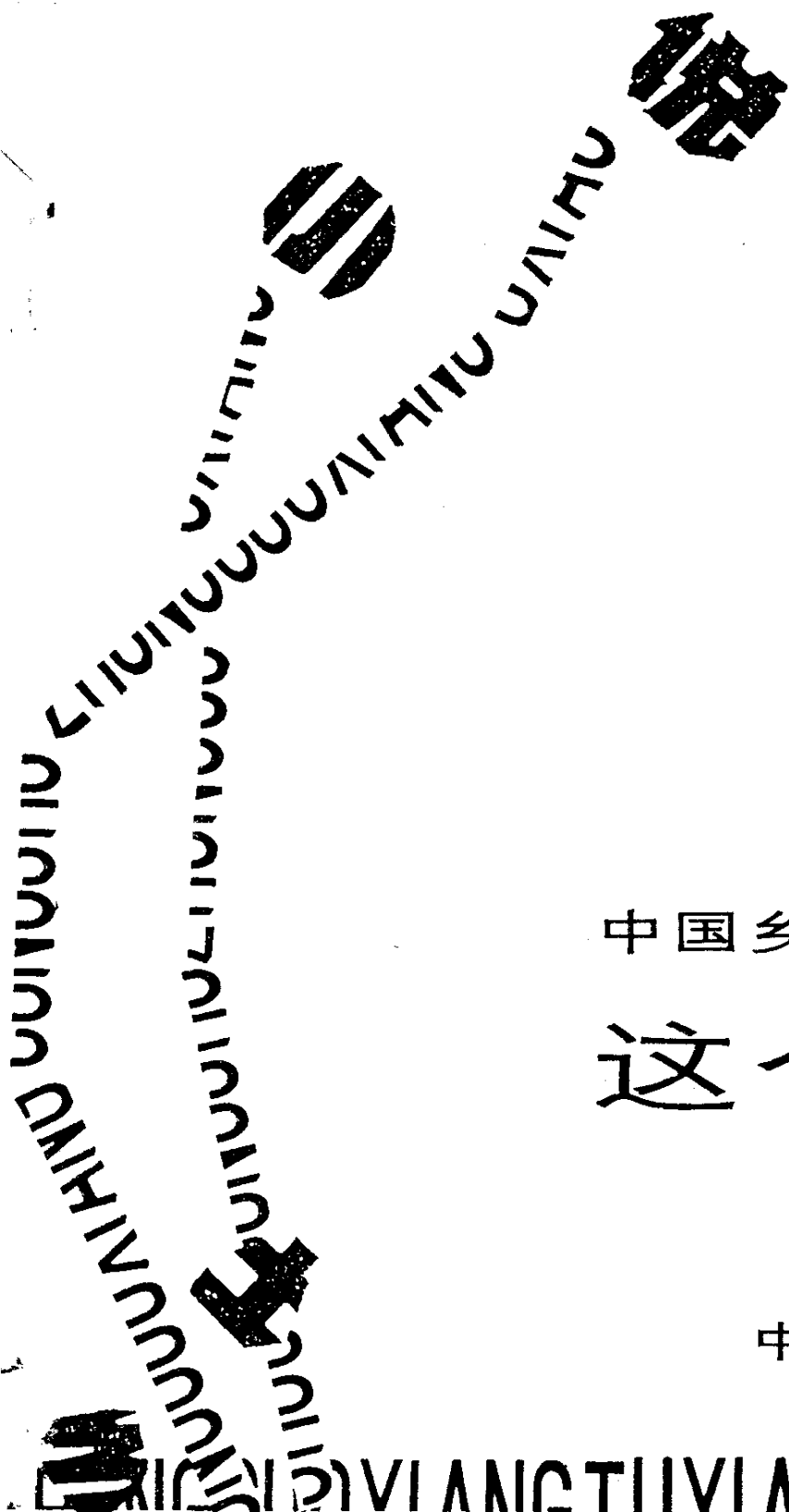




这个年月

刘绍棠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中国乡土小说丛书

这个年月

刘绍棠

中原农民出版社

ZHONGGUO XIANG TU XIAO SHUO CONG SHU
ZHONGGUO XIANG TU XIAO SHUO CONG SHU
ZHONGGUO XIANG TU XIAO SHUO CONG SHU
ZHONGGUO XIANG TU XIAO SHUO CONG SHU

这个年月

刘绍棠

责任编辑 冯成奇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2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12 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统一书号10394·22 定价1.75元



作者近影

刘绍棠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北京通县儒林村。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五三年五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学习。一九五六年三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现在是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

五十年代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夏天》，论文《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表和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地火》、《春草》、《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四部中篇小说集：《蒲柳人家》、《瓜棚柳巷》、《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一部短篇小说集：《蛾眉》；以及选集三部。

三十七年创作生涯，致力“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乡土文学创作，出版了三部散文短论集：《乡土与创作》、《我与乡土文学》、《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

《蒲柳人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翻译成英、法、俄、德、日、西班牙、阿尔巴尼亚文。中篇小说选集《蒲柳人家》译成英、法、德三种文字出版单行本。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被载入《世界名人录》（1986—1987年50版）。

Y:
A. FAST
CPS

内 容 提 要

刘绍棠作为我国当代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之一，被载入《世界名人录》。他所倡导的乡土文学，在国内外发生了重大影响。

《这个年月》是他最近创作的以农村现实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京东北大运河地区的广阔农村为背景，写了主人公在改革中所经受的矛盾与斗争，进取与挫折，欢乐与苦恼。

这部小说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风土人情的描写引人入胜，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可雅俗共赏。

—

四十七岁的徐芝罟，住在北京城外通惠河南里北楼一门三层九号。这是他几个月前才得到的栖身之所，不过也只占有这个单元的二分之一。

从十七岁进北京念大学算起，首都生活三十年，才取得一块十九平方米的住处，有了自己的窝儿，就象在大河上打了三十年转的一叶扁舟，泊岸拴柱靠码头。他已经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不存任何非份之想了。

通惠河南里，原是三环路以外的一片菜园，三年前被政府征用，为三四十岁仍然单身的大男大女兴建高楼住宅。徐芝罟四十七岁，孤身一人，可算大男之冠，因而拨给他二分之一单元十九平方米。如果以他那地方志学者的身份要房子，还不知要等到驴年马月，才有一席之地。

然而，他这个老单身汉住进这座旷男怨女的高楼三个月十七天，月下老人便抛下一条肉眼凡胎看不见的红线，给他拴来一个三十七岁的妻子，附带一个十一岁的儿子。

市政府很有远见，通惠河真占地利。

通惠河是北运河的一条大动脉，开凿于元代，历史上曾有千舟万楫进京都的盛况，五百多年来一年年衰老，患下动脉硬化症，

眼下只剩一钱半死不活的瘦水，从通县北运河口放一只葫芦瓢漂来，也会搁浅在半路。当年通惠河入城的东便门渡口，现在是中外闻名的北京火车站，沿河两岸的农家菜园连连后退，建起一座座工厂和一幢幢楼房。徐芝罘居住的这座楼房又得寸进尺，大跨一步，就象城市进攻乡村的桥头堡，楔入菜园、果园和稻田中间，背靠流水潺潺的通惠河，面向一片碧水荷花鱼塘，城市风光少，田园风味多。

从这里到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要步行一里多田间小路，倒换三回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交通很不方便。然而却正合徐芝罘的心意。

他是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一名专职研究人员，研究的是社会学，兴趣却在地方志上。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社科联，是个门可罗雀的清水衙门，人少，钱少，房子更少。市里命令社会科学院拨给他们几间地震棚子，便挂起了招牌，下设十二个学会。三个学会只有一个工作人员，五千元经费，刚够行政开支，很难开展活动。专职研究人员每星期只上一天班，六天蹲在家里进行学术研究，所以这个地处城外偏僻角落的通惠河南里，对于徐芝罘的著书立说大为有利。

徐芝罘已经发表十几篇大块论文，目前正埋头写作一部巨著，早被公认为地方志研究的当代学者。

但是，这个学科是个冷门，研究这门学问的人，虽能成家却难出名。不象那些有一张美人脸子的姑娘，忽然入了哪位导演的眼，拍一部花狸狐哨的电影，便被戴上一顶新星的桂冠，四面八方大出风头；搔首弄姿的照片印在挂历上，更是家喻户晓。如果善于自己给自己制造几桩桃色新闻和流言蜚语，扩散到二十九个省市和港、澳、台，并且挑动洋人的猎奇心理，在外国的报屁股上发

表几行文字,便自以为或被捧之为国际知名人士,要房子唾手可得。也不象嘴里含着麦克风的女歌星,扯着一字长蛇的电线,扭摆腰肢在台上走来走去,眉目传情频送秋波,嗲声嗲气唱几支爱呀、恨呀、泪呀、吻呀、死呀、活呀、梦呀、魂呀、风呀、雪呀、云呀、雨呀……的流行歌曲,便博得满堂喝彩,大红大紫大赚;如果身穿的演出服装薄、透、露、怪,效果更好,知名度更大。写十几篇地方志的论文当然比不了写一篇樱桃桑葚货卖当时的小说。小说能赶行市,时尚之作最有买主,名利双收易如反掌;地方志的学术论文虽然是呕心沥血的产品,但是一张冷脸子,有几个人爱看?所以,他的学问再大,成就再高,也仍然默默无闻;他那部专著没一家出版社肯于接受,怕的是亏了血本,不能以文养文。

他这个人天生走背字儿的命。阳关大道栽跟头,大半辈子过的是独木桥,不但没有挣个一官半职,而且在爱情上也一事无成。曾有几个女人爱过他,他也曾爱过这几个女人,然而每到最后关头,烤熟的鸭子却都一个个地飞了。载载孑立,形影相吊,落得四十七岁还是个孤家寡人。

贫农出身,入党很早,一出大学的门就被分配到市委政策研究室,半年后又被挑选给一位书记当秘书;徐芝罘本来应该一帆风顺,前程似锦。怎奈他虽无傲气却有傲骨,二年秘书生涯,把书记的一家老小得罪个遍;就连那个以《红与黑》中玛特儿侯爵小姐自居的书记的女儿,也跟他因爱生仇,最后惹得书记大动肝火,一巴掌把他打到市委副食基地种菜园子。他当了一年园丁,抽调出来到四清工作队,在那个宁左勿右的运动中他偏要宁右勿左,于是丢了党籍降了职。十年内乱,又被赶到农村插队落户,不知脱了几层皮,掉了几斤肉,磨了几层老茧,滚了几身泥

巴，却依旧本性难移，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九七九年平反，有多少肥缺可以抢到手，他却富贵于我如浮云，自愿钻到清水衙门里坐冷板凳。人各有志，不可强求，难得的是他竟能如此听天由命，自得其乐。

通惠河南里北楼，设计得如果不是独出心裁，便是别有用心。从上到下，每个单元，清一色的都是一门两户。比如徐芝罘的这个三层九号，进门之后，又左右各有一个小单元，都是一间十一平方米的卧室，一间四平方米的厨房，共是十五平方米；两家合用一个四平方米的卫生间，一个四平方米的过厅，各占四平方米。为什么非要合二而一，而不一分为二呢？也许是为了矫枉必须过正吧！好心的当局和莫名其妙的设计师怎么就不想一想，两户一门，每日磕头撞脑，夏天薄衫短裤，难免马勺碰锅沿，牙齿咬舌头，产生矛盾，发生争吵。如果是为了促成大男大女的结合，那也未免失之强加于人，硬性搭配。

不过，徐芝罘却没有想到这么多；他已经年愈不惑，尝过几颗爱情的苦果，对于谈情说爱虽然没有丧失兴趣，却也没有多大的兴致了。这个十九平方米的窝儿，只是他的卧室书房，不但没有想过要个女人朝夕相伴，而且不愿有个男人闯进来作客。离群索居，闲人免进；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鲁迅先生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

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两把皮面弹簧折叠座椅，是公家借给他的，收折旧费；他的私有财产，只有八百册书，四只书橱，一口箱子。这些东西，已经把小小的卧室装得满满当当，不多不少够用了。他是个知足常乐的人，后半辈子就在这里安身立命，读书写作了此一生，不觉得委屈。

他每天的时间安排，就象中学生的课程表。早晨五点起床；

下楼绕那片碧水荷花鱼塘跑几圈，念一个小时外语，到早点铺吃两个油饼，喝一碗豆浆。上楼写作到中午，午餐是面包、牛奶、方便面、八宝酱菜。睡个小觉，下楼沿通惠河的柳荫小路散一散步，回家便坐下来读书，写札记，记卡片，直到太阳下山。晚饭吃得好一点儿，炒一盘青菜，有几片肉，偶尔喝一盅白酒。晚饭以后，便不下楼，只在卧室里百步走，然后搬过一把座椅，坐在窗前，月影星光中遥望东南天角，那里的天幕下，是大运河边的一个小村，他的生身之地。李白喝醉了酒，上天摘月，下水捞月。徐芝罘看月牙儿多么象一只小船，白茫茫的天河多么象家乡的大运河，闪烁的星子多么象沿河散布的村落；跳出窗口飞上天去，坐在月牙儿上划起双桨，顺流而下便可到达他出生长大的万柳堂村外的小龙门渡口。今人不见古人月，古月仍然照今人，徐芝罘的大发奇想，跟李白异曲同工。

这时，徐芝罘的心情是十分寂寞的。

但是，即便他冷清得要死，也不愿他同住一门的那个邻居，晚十二时唱着夜半歌声上楼，哗啦啦打开房门，吵醒他的酣睡。他吃过晚饭，坐在窗前远眺半个小时，便又回到写字台前，抱着词典翻译外文。他并不想当个翻译家，但是自己译出的外文资料就象亲手做出的饭菜，哪怕焦糊夹生，苦涩寡淡，吃着也感到香甜，这是一种自我欣赏的乐趣。十点钟扔下笔，准时上床。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他只要脑瓜子一挨枕头，就能扯起呼噜噜的鼾声，把七个小时睡到底。所以，他最讨厌别人把他从睡乡中吵醒。

谁想，这个邻居却是个夜猫子，不但吵得他不能睡个整觉，而且扰得他心神不得安定。

这位夜猫子邻居是男是女，徐芝罘没有打过照面，一直是个

谜团。她或他白天不见人影儿，屋里听不见响动，半夜回来却是男男女女都有。他们打情骂俏，满嘴脏字儿，喝酒赌博，跳迪斯科舞，听甲壳虫音乐唱片，看走私进口的外国录相……不到半夜三更不散，留下一个或几个人不得而知。有一回下大雨，这一伙男女都没有走。徐芝罘早晨跑步风雨无阻，五点钟起床，开门一看，只见两男一女都半裸着身子，横躺竖卧在过厅里死睡，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吓得他赶忙关门，拧上暗锁。饿着肚皮直等到十点，这伙男女才走干净。饿肚子事小，整个上午不能安心写作事大。他十分气恼，非常沮丧，打算搬家。

外地一所大学邀请他出席一个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几天后返回北京，一出火车站他就直奔房管局申请换房；然后才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回到通惠河南里北楼。

还差几步台阶，就到他那一门三层九号门外，刚掏出钥匙，忽听门里刀勺声响，他以为那伙男女又来寻欢作乐，手一哆嗦钥匙落了地。捡起钥匙慌忙下楼，想躲到碧水荷花鱼塘树荫下看书，回避一时，忽然门开了；他扭头一看，却是他二十年不见的刘七七，系着花围裙，手端着簸箕走出来倒垃圾。

往事如昨，朝花夕拾。就是因为这个刘七七，他二十年前丢了党籍降了职，也失去了他那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未婚妻安柳男。

二

二十年前，徐芝罟从市委副食基地被抽调出来，到北运河边的一个村庄当四清工作队员；刘七七便是这个村庄的一个女学生，当时在县城的一所名牌中学念书。

刘七七的老爹刘双福，是二百八十里北运河上有名的说书艺人，一年四季走村串乡跑码头。徐芝罟自幼在村场、渡口、庙会、集市听他说书，如醉如痴着了迷，刘双福也把这个穿开裆裤的小男孩儿引为一大知己。后来，刘双福加入八路军冀东十四分区文工团当演员，还到徐芝罟那个生身之地的小村当过几个月的土改工作队队长。解放以后，刘双福被分配到县曲艺团当团长。徐芝罟考入县城的名牌中学，常到他家作客。那时的刘七七刚三四岁，徐芝罟哄她玩，带她到城根下捉蚰蚰，亲如大哥哥和小妹妹。徐芝罟念完高中，到北京上大学，离开县城之前，到刘家话别，已经是一年级小学生的刘七七，哭得就象生离死别一般伤心。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刘双福是东方朔的脾气，皇上面前也敢信口开河，插科打诨。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刘双福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了右。他是桑木扁担宁折不弯，刀搁在脖子上也不低头认罪，而且忍无可忍大闹会场；散了会不等公安局前来拘捕，鞋底抹油溜之大吉，一去便杳如黄鹤，下落不明。

他一走了之，却害苦了妻子儿女。

妻子儿女被遣返原籍，土里刨食；家庭成份虽然是贫农，也由于刘双福被划了右而不能享受贫农待遇，见人矮三分，遇事低一等。不过，乡亲们都知道刘双福是个心直口快的好人，没有谁欺凌这孤儿寡母一家子，刘七七能够考上县城的名牌中学，还多亏大队党支部替她对学校的外调人员说了好话。

徐芝罘自从到北京上大学，刘双福不久又划右出逃，已经跟这一家人有十年不见了。他来到这个村庄的头一天晚上，便找个借口，说是到苦大仇深的人家扎根串连，却三弯四拐溜进了刘家。他明知这叫丧失立场，可是觉得不到刘家走一趟，看望刘大婶一眼，失礼而又亏理，应该冒一回风险才算尽到了心意。四清运动中的这个村庄，令人想起兵荒马乱的年代。刚刚月上柳梢头，家家便早早关门睡觉，看不见一线灯光。为了预防狂犬病，工作队下令把看家狗都打死了，听不见夜晚的犬吠，更显得一片死寂。小小的村庄不过百户人家，一团漆黑中徐芝罘绕来转去，寻找了一个多小时，才在村外河堤下摸到刘家的柴门。

四面篱笆三间房，院中一棵老槐，树影婆娑，半院子斑驳的月光；看不见窗里的一灯如豆，却听得见炕上抽抽泣泣的哭声。

“这里是刘大婶家吗？”徐芝罘站在柴门外问道。

屋里的哭声刹住了，沉默了半晌才有个老妇人反问道：“您找谁呀？”

“我找刘大婶，还有她的女儿七七。”

“您……是谁呀？”

徐芝罘虽然跟刘家一别十年整，言来语去一两句，便听出这是刘大婶的口音。刘大婶是老北京的旗人，一口京片子，一九四二年北京城里吃混合面，才饿得下乡嫁给中年丧妻的说书艺人刘

双福当填房，前后生下两男二女。

他自己抬开柴门，几步走到窗根下，低声答道：“大婶，是我——芝罘儿。”

“呵……”刘大婶惊喜交加，手忙脚乱，“七七，你大哥哥搭救咱们来了，点灯。”

“没灯油了！”一个姑娘鼻音沉重地嘟哝了一声，刚才啼哭的人就是她。

难道这就是当年笑起来象一串鸽哨儿的小七七吗？他忽然产生一种隔世之感，鼻子一酸，心里发热，眼眶潮湿。

“大婶，我有手电。”徐芝罘的手电光晃了一下窗户，“说话的是七七妹子，还是您的儿媳妇？”

屋里窸窸窣窣穿衣裳，刘大婶一只手掩着大襟，一只手开了房门，徐芝罘连忙从窗根下跨到门口。

手电光下，衰老枯瘦的刘大婶，从深陷的眼窝里瞪大眼睛，看了又看，嘴唇哆嗦起来，忽然一扑身子，趴到徐芝罘的肩头，无声地哭了。徐芝罘感到，一颗一颗的老泪，浸透他的汗衫，热烫烫地淌在他的胸口上，他弯下腰撑住刘大婶，愿意叫她在自己的肩上哭个够。

“妈，快叫芝罘大哥进屋来吧！”从里屋跑出来的正是刘七七，“四清工作队知道了，大家遭殃。”

刘七七已经长成一个细高条子的大姑娘，只是年刚十七，还没有发育成熟，一米六十以上的个子象一枝水中的绿苇。她梳着两条小辫子，头发蓬乱，脸色黄中惨白，哭红了两只眼睛，身上穿着打补丁的花衬衫和打补丁的灰裤子，已经失去儿时的天真和顽皮了。

进屋，手电筒放在八仙桌上，照见大窟窿小眼睛的顶棚，幽

暗中徐芝罟扫了一眼炕上地下：只见炕脚熏得糊黑的旧炕席上，睡着个半大小子，想必是刘七七的小弟弟，徐芝罟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在娘的怀里吃奶；地下只有靠墙的一只墙柜，一条瘸腿长凳，两口破箱子，一看就知道这家人陷入困境，穷得十分寒苦。

徐芝罟坐在炕沿上，强笑了一下，问道：“大婶，您的身子骨儿还硬朗吗？”

“受苦的命，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刘大婶撩起衣角擦着泪眼，“等七七跟老疙瘩有了着落，我就撒手归西，不想多活一个时辰。”

徐芝罟又问道：“七七妹子，十年不见你长高了，身体还好吧？”

“活不到一时半会儿了……”刘七七抱着门框，低着头站在里屋门口，哽咽着说了这一句，便又忍不住淌下两串断线的泪珠儿，连连吸溜鼻子。

徐芝罟很想单刀直入，问个究竟，又怕她有难言之隐，只得将这一家人一个个点名问下去：“怎么不见大兄弟？”

刘七七有个哥哥，比徐芝罟小三岁。

刘大婶答道：“他十八岁念完铁路学校，分配到东北，一去五六年了。”

“大妹子呢？”

刘七七还有个姐姐，比徐芝罟小六岁。

“嫁给炼钢厂的一个描图员，跟着丈夫调到湖北，在厂子里的幼儿园当阿姨，也走二年多了。”

“老兄弟念几年级？”

“不上学了，给队里放羊挣分。”

全家老小都已问过，只差刘双福一人。徐芝罘深深吸了几口烟，张了几回嘴，才开口问道：“刘大叔……现在哪里？”

“你还惦念那个狠心贼呀！”刘大婶咬牙切齿，却又泪流满面，“听说他出家……在五台山当和尚，我跟七七卖掉了大半家当，带着老疙瘩前去找他，他……铁石心肠不相见，当家的老和尚也硬说没这个人。我们……水中捞月一场空，日子就更窄巴了。”

徐芝罘不假思索，忙说：“我可以给那边的宗教事务管理处发个外调公函，一定能得个准确的答复。”

刘七七忽然三步两步走到他面前，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问道：“徐大哥，你进门就象查户口的警察，把我家男女老幼盘查个遍；也该我问一问你，你这是从哪儿来，当上个多大的官儿？”

徐芝罘苦笑道：“我只不过是这个村的四清工作队员，分管整理会议记录，起草工作总结；还有写简报，发通知，开介绍信……文房书吏而已。”

“那你手里掌着印把子呀！”刘七七的目光，就象干渴的人忽然看见眼前一片瓜园子，“我求你一件事，你肯帮我的忙吗？”

徐芝罘满口答应，说：“你的事和你家的事，我都理当尽力，一说帮忙二字，那就跟我见外了。”

“我的好大哥！”刘七七又象儿时那个顽皮丫头，搂住徐芝罘的肩膀摇来晃去，“我考大学要通过政审，大队党支部解散了，四清工作队包揽一切，你就给我开个证明，多多美言几句，我才能报名。”

徐芝罘心里一沉，倒吸了一口冷气。